

(英)安·莫顿著  
李淑云  
肖源译



DAI  
AN  
NA  
WANG  
FEI  
MI  
ZHUAN

# 黛安娜王妃 秘传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黛安娜王妃秘传

〔英〕 安·莫顿 著  
李淑云 译  
肖源

天津人民出版社

# **DIANA**

**Her True Story**

**ANDREW MORTON**

**MICHAEL O'MARA BOOKS LIMITED**

**1992**

(津)新登字 001 号

**黛安娜王妃秘传**

〔英〕安·莫顿 著 李淑云 肖源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沧州市印刷厂印刷

---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32 开 印数 1—50000 册

1992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ISBN 7-201-01347-5/D. 166 定价：3.90 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本年度轰动英伦三岛，并进而轰动全世界的一部最畅销的书。甫经问世，英美影视界就把它搬上屏幕。书中披露的诸多事实涉及英国皇家隐私，既鲜为人知，又生动感人，定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威尔士公主黛安娜大概是全世界最受人喜爱、最令人歆羡的女人。与查尔斯王储结缡后她的生活仿佛十分完美，而在这表面上的完美之后却隐藏着令人焦虑的现实。通过这本书，人们看到她和查尔斯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他曾把她婚礼举行的日子描述成一生中“感情最困惑的时刻”。这场婚姻所引起的困惑导致她患上一种慢性病，并且一病多年。公众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总是一位巧笑倩兮、举止优雅的公主形象。事实上，她被禁锢在没有爱情的婚姻这座金丝鸟笼中，不得不为自己开辟新的生活道路，并凭着极大的勇气去实现自身的愿望。她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帮助了成千上万需要她帮助的人；她怀着一颗水晶般的心去关怀爱滋病患者；她冲破皇族传统的禁锢，把孩子培养成善良、富于同情心、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人，给予

他们以最充分的母爱。她自己也终于在逆境中找到了自我，满怀人的尊严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本书是一部短小精悍、独具特色的皇家传记，称它为“惊世之作”实不为过。

# 目 录

第一章“这只是开始。”.....	(1)
第二章 “我应该是个男孩。”.....	(9)
第三章 “称为‘爵士’好啦。”.....	(50)
第四章 “我心中的希望” .....	(85)
第五章 “我的求救呐喊”.....	(103)
第六章 “亲爱的,我将离去。”.....	(123)
第七章 “我的生活改变了方向。” .....	(136)
第八章 “我从不干涉他们。” .....	(154)
第九章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	(188)
附 录 查尔斯和黛安娜会离婚吗? .....	
.....	(203)

## 第一章

### “这只是开始。”

电话里传来一个匆促和带有压抑不住兴奋的声音：“快去听保密器。”这里是我那位于伦敦北部一家餐馆楼上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这个保密器被安装在电话上。从它传出来的最早的消息是有关查尔斯王子解雇他的私人秘书克里斯托福·阿里少将的。这个电话从欧洲最西北部一个岛屿的公共电话亭打来。它意味着从此打通了一条直通英国皇室的道路。它也向人们披露了黛安娜的婚姻和她在皇家生活的真实情况，这将是令人惊愕的。

十年来由于我关注着皇室的情况并写了许多文章，因而自以为对皇室的情形十分了解。但去年一年却使我发现对自己对白金汉宫那扇锻铁大门后面和肯斯顿宫那道红砖墙内所发生的事知道得实在太少了。

我在《周日》报纸上发表了有关阿里少将被解雇的文章一周之后又发表了一篇较长的有关查尔斯王

子夫妇各自的办公室之间关系敌对的文章。几个星期后黛安娜过三十岁生日时我又写了一篇关于黛安娜拒绝了她丈夫提出的在海格里伍举行生日宴会的建议之后这对夫妇关系不和的情况。

刊登在《周日》上的我的这些文章产生几种效果。首先，宫内开始搜寻这些消息的来源。经验告诉我这是预料之内的事。正当查尔斯的新任私人秘书仔细研究这些文章并企图找到线索之际，女王的私人秘书把矛头指向肯斯顿宫内的工作人员。《太阳报》的一个摄影师打来电话提醒我，说皇室正在寻找消息的来源。三月份当我把安德鲁王子夫妇即将分居之事公诸于世时，一位可信赖的朋友打电话通知我说，皇家的高级警官和外交保护人被召进白金汉宫受命调查是谁泄露出这些事情的。十天后，一些来历不明的人闯入我的办公室。

这些对黛安娜王妃表示同情的文章被她周围的人证明其中关于她的情节是真实的。王妃的朋友对围绕王子夫妇结婚十周年纪念和王妃三十岁生日而写的大批文章感到吃惊。在这些文章中王妃多半被描绘成一个肤浅而又不谙世事的姑娘。她的情感和智力的发展完全是由她那严肃认真的丈夫在引导着。他们虽然在婚姻上有所波折但现在仍然是快乐的伴侣。虽有着不同的兴趣，但却被共同的责任联系

在一起。

我很快便得知，王妃的朋友对以上的看法是不同意的，他们认为这是对事实的歪曲。某个星期三我在伦敦郊外一个工人咖啡馆里遇到一位王妃圈内的人士。我们坐在餐桌旁，交谈间引出了一则肯斯顿宫内有关黛安娜 王妃生活的真实的令人吃惊的故事。

这些缺少一定次序的事实披露了这个童话故事真实的一面。在刀叉叮叮当当声中，我的这位熟人披露了黛安娜王妃是如何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婚礼的前两天曾认真地考虑过取消婚礼的事。

使黛安娜倍感焦虑的是查尔斯王子仍和一个名叫卡米拉的女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她是王子的女友，1973年与皇室工作人员安德鲁·帕克布勒斯结婚，但与王子旧情不断。而黛安娜认为王子与女友的关系会给自己婚后的幸福生活带来威胁。婚礼举行前不久黛安娜曾因为王子给女友送手镯一事而焦虑万分。

婚礼举行之日是黛安娜一生中感情最为困惑之时。蜜月期间黛安娜看到卡米拉的照片从王子的日记中掉出。后来在晚会上王子穿了一件袖口上织有两个 C 字母(查尔斯和卡米提两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交叉在一起的衣服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承认这件衣服是一个他以前曾爱过但又失去了的女人送的。

从这虚假的开端起，他们的婚姻经历了更多的波折，直到今天两人之间仍存在着掩饰不住的相互间的厌恶。

王妃在皇室承受的压力和她的婚姻状况引发了她潜在的饮食混乱症，这病一直持续到现在。有好几次她的孤独感把她带到了绝望的边缘，以致几次企图自杀。其中也不乏“喊救命”的因素，并非真的想死。她自称“灰色的岁月”占据了她的皇家生活的大部分时光。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黛安娜已经在朋友和顾问的帮助下对自己的生活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并找到真正的自我。她从一个牺牲品变成为一个胜利者，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显然，这本书中所引用的材料会极大地改变公众对黛安娜的看法。我的出版商卡克尔·欧马拉，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的讲究实际的美国人，需要令人信服的根据。他说：“如果黛安娜那么不幸，那为什么她还总是笑呢？”这个印刷黛安娜照片比任何活着的人都多的人对我的材料持不信任态度。

我安排欧马拉和我的一些熟人及对我的书感兴趣的人参加了一次会面。他听了一些录音磁带的片断，读了几篇有关王妃的文章并翻看了一些以前从未公诸于世的照片，又说：“我们到底该怎样来证实

这一切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许多当时可以弄到的材料，出于保密的原因，不能公开。最后，制定出一个方案：这本书的每个情节都必须通过和王妃的家人、朋友以及顾问的进一步面谈加以核实和补充。我为这项任务随后花去了十个月的时间。那些为写前几本书给过我友好帮助的人，特别是我写《白金汉宫内幕》和《公爵夫人》时被请来帮助我的人，这次又给了我极其友好的帮助。但皇宫里保密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白金汉宫的官员喜欢控制他们主人的秘密，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和任何其他大的组织都是相同的。那些在宫廷之外的作家很快便发现可以探听到宫内之事的各个渠道已被堵住。

然而我收到许多要求晤谈的信件，很显然在黛安娜周围有许多人感到把她的经历公诸于世的时刻已经来临。他们认为应该把黛安娜所度过的艰难时光并且现在仍在过着的痛苦岁月让世人知晓。这些业经录音的晤谈，大部分是公开的，充分增强了这本书的真实可靠性。她的一位密友解释了为什么她周围的许多人愿意与我合作。他说十年来我们一直看着黛安娜被毁掉，并为目睹一支明亮的蜡烛被皇室制度和虚无的婚姻慢慢燃尽而感到遗憾。

这本书需要快速写出，因为很可能黛安娜在这

本书计划九月出版之前会离开皇室。詹姆斯·吉伯利说：“她最近跟我讲述，她的记事簿里七月份以后连一个预定的约会都没有。因为她认为那时她可能已经离开皇室。”她这个富于戏剧性的断言也许只是一种愿望，一种表达了她真正愿望的夸张的说法。但我不得不郑重对待，不得已情况下我把出版期提前到六月份。根据安德鲁王子的妻子今年突然离开皇家一事来看，这是个慎重的决定。

随着晤谈的进展，黛安娜由一个带着面纱的形象变为一个清晰的崭新形象。在公众面前展露出的微笑背后，隐藏着一个忍受着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孤独而又不幸福的女人。女王和皇族其他成员都把她看成一个外来者。因为她经常和那根深蒂固的皇室制度发生冲突。

黛安娜在肯斯顿宫里的私人房间里摆设了许多银色相架、瓷器和装饰品，其中还有一个供粉碎信件用的粉碎器和一个电话保密器来保护私人通讯和通话。去年夏天她用一个电子仪器把自己的房间检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监听器，但她仍存有疑虑。她甚至对扔到垃圾筒里的东西都是十分小心的。在皇室她对任何人任何事都难以相信。

毫无疑问，黛安娜为皇室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她盼望着能自由地过一个周末，正如她所说的那

样：“我多么希望后面没有警察跟随在沙滩上奔跑。”她忍受了一场苦多乐少的婚姻。虽说她现在已经能控制住自己，但她的命运仍然是悬而未决。她不断思考着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困境。如果她和查尔斯离婚便会失去两个孩子并失去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的机会。如果继续留在皇室她仍会陷在这场不幸的婚姻之中而无法得到个人的幸福。

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只有从两个孩子身上可以得到最大的安慰。孩子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她那封闭的令人倍感压抑的世界中坚决支持她的人。

象普通父母一样，她对孩子存有一种过分的保护心理。她把自己的爱和情感大量地投在两个孩子身上。每当她抱他们放在床上睡觉或用毛巾擦干他们的头发时，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谁最爱你们？”

她毫无保留、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们，决心不让他们再象自己童年时那样。当时的她虽然物质上应有尽有，但感情上得到的却极少极少。正如她所说：“我的愿望是让他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长大。告诉他们不要存过多的希望，否则他们会失望的。这样我的生活才变得容易得多。我要永远把他们搂在怀里，给他们爱和关心。这是件十分重要的事。”

虽然她知道威廉王子将来总有一天会当国王，但她坚信这之前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王后。她本能地感觉到她所处的位置是孤立的、特殊的。王后的地位和她真正的职责相比只处于从属地位，这是命运为她所安排的道路。

这条道路引导她去为痛苦的、患病的人服务。给那些需要她的人以帮助，成为她力量的源泉。这是神的感召，正如她的弟弟斯宾塞伯爵所说的那样：“她极象一个基督徒，有着真正的基督徒才具有的力量和令人难以比拟的生活的方向感。”

她意志坚定，性格坚强，她所处的位置使她能做出大量有益的工作。我相信她会继续做下去的。

如果她婚姻幸福，这些优秀品质也许就显露不出来。她的工作包括照料患绝症的病人及关照死者家属。“我爱我的事业，我急不可待地从事它，就象患了饥饿症一样”，她说。

最近十年她受的折磨最多，但经历使她产生了承担起这种感情负荷的毅力。她去罗马看望特莱莎妈妈时，特莱莎说：“要治愈别人的疾病，首先要忍受痛苦。”黛安娜十分同意地点了点头。

当她顽强地试图在生活中取得平衡时，她看到了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她说：“我已经想通了，我的生活在发生变化，但这只是开始。”

## 第二章

### “我应该是个男孩。”

黛安娜·斯宾塞静静地坐在诺福克庄园那冰冷的石头楼梯台阶上，紧紧地抓住楼梯扶手。那双明亮的大眼情流露出惊恐不安，满脸困惑不解的表情。突然，从大门外传来一个声响，凭着经验她知道这是父亲把手提箱放在汽车行李箱里时发出的声音。然后她听到母亲弗兰西斯踏着院子里铺满碎石子的小路咯噔咯噔地走过去，接着传来的是关车门和发动引擎的声音，最后妈妈开着汽车驶离门口，驶离她的生活。她静静地听着汽车声渐渐远去，低声地抽泣着。从此她生活中苦涩的泪水多于欢乐。黛安娜当时只有六岁，二十五年后，她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人生第一个打击，那被抛弃的时刻，当时的悲伤和因父母离异而产生的孤独感。

黛安娜的童年和与父母离异有关的一些生活片断一直深深地镌刻在她的记忆之中。母亲的眼泪，父亲孤独的沉默，她所讨厌的那频繁更换过无数次的

保姆，父母之间无尽的龃龉，弟弟查尔士睡觉前的抽泣，她因为女孩未遂父母心愿而产生的负罪感，以及家里人把她当成累赘的看法，这些不愉快的回忆紧紧地缠绕着她。她渴望被拥抱和亲吻，然而她所得到的只是玩具店里的商品目录表，她可以任意挑选她喜爱的玩具。但她那幼小的心灵渴望的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情感上的关怀，是父母无尽的爱。“她出生于一个优裕的家庭，但却有一个艰难孤独的童年。”一个星象家这样谈到过黛安娜。

黛安娜继两个姐姐之后出生于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下下午，这是一个贵族之家。她的父亲阿尔托普子爵当时 37 岁，子爵夫人比丈夫小 12 岁。她生下时体重八磅，尽管她的父亲说：“这是个极好的新生儿”，但也掩饰不住内心的遗憾，因为她不能成为传宗接代的继承人。这之前她的父母很想要一个男孩，所以压根儿没有考虑起女孩的名字。一星期后，她们决定给她起名为黛安娜·弗兰西斯。这是根据她母亲的名字和斯宾塞家族的一位祖先的名字起的。

黛安娜是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孩子，阿尔托普完全应该为女儿感到骄傲，但他却把黛安娜看成眼中钉，对女儿讲话措词尖刻，不时刺激孩子幼小的心灵。在黛安娜出生 18 个月前，她母亲生下一个男孩，起名约翰，但身体严重畸型，只活了十个小时。那段